

你是我的 小确幸

下

东奔西顾 著



九州文艺出版社

JI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下

你是 我的 小确幸

东奔西顾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小确幸 / 东奔西顾著. — 南昌: 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500-2114-3

I. ①你…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0577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你是我的小确幸
作者 东奔西顾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瑜
责任编辑 余丽丽
特约策划 王婷 王瑜
特约编辑 王婷
封面设计 林丽
封面绘图 梦游兔
内文绘图 谷komi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18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114-3
定价 49.80元(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01 / 第九章 桂花树，女儿红

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时，置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渚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宾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

025 / 第十章 情人湖，晚安吻

她想逃开可两只手臂都被他压制住，他弯起唇角，微凉的唇贴在她的肌肤上，轻声呢喃：“晚安。”

051 / 第十一章 蝴蝶效应

“本来真的只是想让你尝尝汤的，看到你张嘴就想吻你。”

089 / 第十二章 你的名字

“丛容。”

丛容条件反射抬头看他，猝不及防地被他吻住唇角。

目 录

Contents



123 / 第十三章 隐秘而甜蜜的告白

26647664649269267449652676

153 / 第十四章 震颤心灵的婚礼

原来一个平和温润的男人野性起来更勾魂摄魄。温少卿对着她笑了下，轻声和了一句，他没有话筒，丛容只能看到他的口型。

I'll love you - Always

185 / 第十五章 你是我的小确幸

余生相陪，我之确幸。

你之深情，我之确幸。

221 / 第十六章 三种岁月，三封情书

丛师妹，书上说，温和从容，岁月静好，我们本来就是天生一对。

263 / 番外一 幸得识卿桃花面

272 / 番外二 海棠花谢春融暖

第九章

桂花树，女儿红



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时，置酒罨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渚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宾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

丛容和周程程吃了晚饭回到家的时候，还有些恍惚，正坐在书房里效率极低地准备诉讼材料，心里还想着不知道温少卿从城南回来没有，普通家庭的孩子打架都要被家长教训，更何况是那样的家庭呢？

她正犹豫着是去敲一下对面的门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就收到温少卿的微信。

“在家吗？过来吃夜宵。”

还有心情吃夜宵？

丛容看了一眼便觉得自己真是白操心了，关掉手机屏幕，又对着电脑磨蹭了半天才去对门。

一进门丛容就闻到满室的香甜，温少卿穿了一身白色的家居服，左手上的纱布已经拆了，只贴了个面积很大的创可贴。

“尝尝。”温少卿递给她一个勺子，“我奶奶自己磨的芝麻糊，放了核桃、红枣。”

青瓷小碗里的芝麻糊熬得浓浓的，用勺子轻轻搅动便冒出香甜的热气。丛容垂着眼睛机械地搅动着，然后闷闷地吃着，看也没看他一眼。

温少卿打量了她半天，“头发剪得不错。”

丛容头都没抬，敷衍道：“谢谢。”

温少卿看她情绪不高，便故意逗她说话，“芝麻糊多吃点，特意给你熬的，总觉得你的发色有点奇怪，多吃点黑芝麻。”

丛容握着勺子的手一顿，瓷勺和瓷碗相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深吸一

口气才抬头无语地看着他，“我那是故意染的好不好？很贵的！”

温少卿一脸不赞同，“还经常掉头发，每次你来过之后，家里都是你的头发，我还以为让一让黑化了呢。”

从容毫不犹豫地反击，“你才是狗呢！”

温少卿看看脚边的让一让，又别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幽幽地开口：“做狗有什么不好？每天除了吃就是玩，不会有什么不开心，做人才会不开心。”

“没有啊。”从容故作一脸莫名，“我没有不开心啊。”

温少卿好整以暇地看着她反问：“是吗？”

“就是脑子有点乱。”从容被他看得越发底气不足，便松了口，顿了一下又画蛇添足地补充，“工作上的事。”

温少卿忽然伸出手来抵着她的下巴在她嘴角擦拭着，笑得宠溺，“怎么吃得到处都是？”

从容下意识地伸舌头去舔嘴角，不知是他收手太慢，还是她动作太快，总之她的舌尖就那么舔到了他的指尖。她像是被烫到似的收回舌头紧紧抿住唇，他的手指却在她的嘴角和下巴处来回流连，丝毫没有收回手的意思。

他的指腹温热干燥，紧紧贴着她的肌肤，渐渐地从容觉得自己的脸越来越热，竟然开始贪恋他指尖的微凉。

她垂着眼睛不敢看他，晶莹剔透的肌肤上渐渐晕染上一抹粉红，长睫不断闪动泄露了心底的慌乱。温少卿想起几天前，她面对交警和医闹时攻守自如的姿态，现在再看到她脸红心跳的模样，越发觉得可爱。

从容半天才想起推开他，一边在心底唾弃自己反应迟钝，一边满脸正气地怒视他，“我们现在是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谈举止，不要让我违反职业操守。”

温少卿皱眉，“这么麻烦？早知道上午就不签了。这件事过后总没问

题了吧？”

“过后？”从容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然笑了，“过后就更不好说了。”

温少卿纳闷，“什么意思？”

从容微笑着解释：“当事人当事人，当时是人，过时就不一定把他当人了。”

她难得扳回一局，看到温少卿无言以对越发得意。

温少卿审视地看着她，“法律真的有规定，律师和当事人不能谈恋爱吗？”

从容板着脸义正词严地开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六章第六十条规定，接受委托后，利用提供法律服务之便与当事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

温少卿没想到真的有这种法规，愣了一下，“好吧。”

说完起身去倒水，走到厨房门口又转头问了一句：“真的有这条法律吗？”

“咳咳……”从容清了清嗓子，然后便眼神飘忽地开始东瞧西看。

温少卿看着她的样子便明白了八九分，笑了起来，“是你自己编的吧？律师法根本就没有第六章第六十条吧？”

“嗯……”从容继续东瞧西看，嘴里发出不明声音。

温少卿倒是不再开口，不过就是站在几步之外似笑非笑地一直盯着她看。

从容被他看得没办法，皱着眉不服气地妥协，“其实是有的，只不过不是我说的那些内容。”

温少卿双手抱在胸前，气定神闲地问：“那请问第六十条说的是

什么？”

丛容低头猛吃了几口芝麻糊，才模糊不清地回答：“本法自某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

温少卿忍不住抖动双肩，调侃她，“丛律师这是欺负无知群众啊。”

丛容索性开始耍赖，“我就是欺负你不懂法，怎么样？”

温少卿抬手揉着眉心合了合眼，苦笑着微微叹息，“我又能拿你怎么样……”

他极轻的一句话却重重砸在她的心头，她忍不住抬眸看过去。

他站在灯光下，白色的家居服上笼罩着一层暖暖的光，指节分明的手遮住大半张脸，只能看到线条温润柔和的下巴。或许是刚才在熬芝麻糊的缘故，衣袖被挽起一段，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却依旧白皙。温少卿真的是她见过皮肤最白的男人了，不只是手白脸白，平时偶尔露出的其他部位也透着让人嫉妒的白皙细腻。

她正紧紧盯着他的手臂，还在苦思冥想一个大男人为什么皮肤会这么好，难道真的是整天待在医院里的缘故？

忽然一声轻笑打破了沉静，丛容猛然惊醒，看向声音的来源。

他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脸上挪开了，露出那双漆黑深邃的眼眸，微勾着唇角正饶有兴致地盯着她。

温少卿真的是没忍住才笑出声来。他从来没见过有人在这种时候突然走神的，那双乌黑清澈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臂，似乎想要盯个洞出来，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忽然皱起了眉，紧紧抿着唇，似乎很不满意。前几次他就发现了丛容在情之一事上的迟钝，面对别人的时候还好，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必要时还有些咄咄逼人，可每次面对他，便有些不在状态。他稍稍施压，她便更是迷糊无措，思绪飘忽得大概连她自己都收不回来。

温少卿看她被惊吓得一脸懵懂，忍不住笑着问：“你在看什么？”

“没……没看什么。”她忽然有些手足无措，只能低头继续吃芝麻糊，原本香软甜糯的芝麻糊此时吃到嘴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可她能感觉到温少卿的视线还一直在她身上，混沌的脑海中忽然灵光乍现，她抬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受伤，你下午不是回家了吗，我怕你会挨打。”

“嗯……”温少卿像煞有介事地点点头，“这理由不错。如果你一进门就这么说的话，我应该会相信。”

丛容在他面前似乎从来没有撒谎成功的案例，想逃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她猛地站起来，却再也不敢看他，“那个……我吃好了，先回家了。你明天还要上班，早点休息吧。”

温少卿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穷追不舍，“丛律师，明天还来吃早饭吗？”

丛容停下脚步，低着头轻皱了一下眉头，转过身来极不自然地“嗯”了一声，依旧一副御姐范儿，丝毫不见狼狈。

温少卿看到大门被砰一声关上，摇着头叹气，“真的是好难哄啊……好难哄……”

事实证明，丛容是对的，她守护温少卿一战终究是没有打成，她的律师函发出去之后，几个医闹先是态度强硬地表示法庭上见。大概是做刑诉的女律师本就少，丛容在业界也算颇有名气，他们找了几家律所咨询了基本情况和费用后，本就沒拿到病人家属的钱，还要自己搭进去，自然不乐意，便伏低做小大张旗鼓地到医院道歉，弄得医院都不好意思了。只剩病人家属还不依不饶地要医院赔偿，医院难得拿出姿态来，发了声明对医疗过程进行了具体说明，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患者家属的无理索赔。

网友对医院的回应一致点赞，对患者家属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后来更有知情人士出来放了几张图片，表示是患者家属和医闹先动的手，而且医生根本就没动患者家属。

网友又是一边倒说医院做得对，支持医生，反对医暴，打击医闹。

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流程本来烦冗复杂，大概是这件事闹大了，鉴定结果出来得很及时。

鉴定结果显示院方没有失职行为，在整个治疗及抢救过程中，医生始终都是尽职尽责完成了可以做的事情。也算是给这件事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温少卿倒没觉得什么，只是几个学生和年轻医生颇为兴奋，走路都带风。

这件事情既然没有了上法庭的必要，那他和丛容签的那份委托合同也没了意义，再深一步，无论他跟丛容是什么关系都不会违反她的职业操守，想到这里温少卿还是很开心的。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和丛容说这个结果，她就不见了。一连几天见不到人影，他便意识到不对劲了。

自从那晚两人敞开心扉之后，虽说还是恋人未满友情以上的状态，可关系到底是近了许多，怎么说她也不会一声不吭地不见。

这天下了班，温少卿特意留下了钟祯，等办公室没人了，他也没什么动静，倒是钟祯明显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温少卿扫了他一眼，便继续低头看病历，觉得差不多了才开口问：“你表姐去哪儿了？”

钟祯梗着脖子，“不知道！”

“哦。”温少卿应了一声，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打印好的论文，随意地翻着，那眼神、那姿态，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对这份论文的不满意和不屑。

钟祯看到熟悉的封面，浑身一激灵，“是不是出差了？她以前也经常出差的！”

“是吗？”温少卿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红色的笔。

钟祯立刻情绪激动地否定自己，“不是出差，不是出差！不过她应该不会走远的。”

温少卿这次什么都没说，按下笔帽，那支笔眼看就要落在论文上，钟祯忽然扑过去拦住他，毫不保留地回答：“她回家了！”

温少卿这才收起笔，看着他问：“哪个家？”

钟祯不甘心，又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淫威，纠结了半天才泄了气，“她自己家啊，S市。”

温少卿点点头，把笔重新插回胸前口袋里，把论文扔进了抽屉，站起来走了出去。

钟祯捂着脸欲哭无泪，表姐啊，你不要怪我，不是我不够坚定，是敌人太强大了啊！

钟祯还站在那里挠墙，谁知温少卿又回来了，站在门口对钟祯说：“今晚回去收拾一下行李，明天带我去你家。”

钟祯一头雾水，“您去我家干什么？”

温少卿想了一下，“家访。我带你好几年了，从来没去家访过，忽然觉得我这个老师不太负责任。”

钟祯脸上的表情更加精彩了，看着温少卿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家访？！老板啊，您想去见我表姐就直说啊！还搞什么家访？！硕士生有这种项目吗？！

其实两人都误会了，丛容是真的来S市出差的，只是这个出差机会是从上官易那里抢来的，她又顺便让这个出差时间提前了几天而已。

丛容自从知道了温少卿的家世之后心里便有些别扭，其实以前也隐约

察觉到了，可她自欺欺人不愿意去捅破，这次她终于鼓起勇气去打听了，结果也跟她预料的差不多，她也就真的郁闷了。

偶然间被她发现了这个出差机会，她便毫不犹豫地抢了过来。

只不过回了家才意识到……还不如留在 X 市和温少卿别扭着呢！

就算回了家，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她每天对着电脑办公的时候，丛母就在她耳旁柔声细语地介绍某个青年才俊多么多么优秀，要么就是某某叔叔伯伯的博士生多么忠厚可靠、前途无量。

丛母是 S 大的老师，当年为了给丛容和钟祯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就和钟祯的父母一商量，一起买了 S 大的家属楼，后来丛容也考到了 S 大。她本来觉得自己家住在学校里面还挺方便，可这次回来就发现弊端了。

晚上陪父母出门散步的时候，总能碰到以前教过她的老师，而这些老师像是约好似的问起她的个人问题。她除了脸上微笑、内心咆哮之外，也不能有什么别的反应了。

几次之后，丛容便放弃了强身健体的计划，白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晚上吃完饭便回房间，任凭父母怎么邀请，她也不再踏出家门一步。

钟祯当天晚上收拾好行李之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是导师家访，钟祯的母亲本来就对温少卿好奇，这下更是痛快地表示会好好招待。钟祯挂了家里的电话后本想给丛容偷偷报个信，可一想到是自己扛不住压力把她供了出来，肯定又会挨骂，心里一戾，便掩耳盗铃地上床睡觉了。

两人坐了第二天早上最早的高铁，刚过中午便到了 S 市。打上车后，钟祯一脸谄媚地问温少卿：“老板，是先去我家啊，还是先去我表姐家？”

温少卿想了一下，“离得近吗？”

“近，特别近。”钟祯点头，“前后楼。”

“那就先去你家吧，毕竟我是来家访的。”

钟祯面上一喜，现在能晚让丛容知道一分钟是一分钟，喜过之后他又

开始担忧，“老板，一会儿，您跟我爸妈聊些什么啊？我表现一直都挺好的吧？”

温少卿转头看着窗外，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

S市他不是第一次来，却是第一次为她而来。

之前钟祯冒充她在游戏里撩他的时候，他从钟祯嘴里套出不少她的情况，独生女，父亲是法官，母亲是法学教授，父亲老实敦厚，母亲虽温柔却不容小觑，家里的长辈和兄弟姐妹大多从事了司法工作。这次突然出现虽然唐突，却是个难得的好机会——确定他们关系的好机会。

一路上钟祯就有些坐立难安，不时地提建议，意在拖延时间。

“老板，您饿了吗？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老板，您渴了吗？停下车我去给您买瓶水吧？”

“老板，要不先找个地方让您住下来吧？”

“老板，要不我先带您逛一逛吧，其实S市好玩的地方还挺多的！”

他话多得出奇，就算温少卿不怎么搭理他，他也能自说自话地说一路，后来连司机师傅都开始侧目了，他才终于闭了嘴。

此时，钟祯同学的表姐丛容也不怎么好过。

她一大早就被丛母揪起来去看中医，排了一上午队眼看午饭时间都要到了，她抱怨道：“妈，我们先去吃饭吧，今天人这么多，等以后再来吧！”

丛母天生慢脾气，一点不着急，还温柔地安慰她，“再等等，你自己什么毛病自己不清楚啊？这个号还是我找别人帮忙拿到的，下次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丛容从小就扛不住母亲这种温柔的路数，很快败下阵来，耐着性子等着叫号。

这位老中医丛容之前也来看过几次，因为排队过程太过艰难，所以她

印象深刻，等终于见到真容的时候，丛容早就等得没了脾气。

这位老中医竟对她还颇有印象，“很久没来了。”

丛容淡淡地笑了一下，“工作忙。”

老中医点了点头，抬手示意丛容把手放过来便开始把脉。

丛容看着搭在自己腕上的手指，不知怎么忽然想起温少卿来。

他是学中医长大的，如果当年没有选择学临床，现在应该也是一位中医，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

他长得好看，手也好看，中医治疗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知道多少女孩子会打着看病的旗号来看他，就算吃再苦的中药恐怕都心甘情愿。

她正想着，老中医已经收回了手，低头写着病历，“身体还可以，比上次来看时好一些，还在坚持吃中药吗？”

丛容迟疑了一下，抬头看了母亲一眼，心虚地回答：“没有。”

老中医宽和地笑了起来，“年轻人都吃不了中药，坚持不住也正常，是在吃西药治疗？”

丛容摇摇头，“也没有。工作一直挺忙的，也不是什么别的毛病会有不适，就一直没顾上。”

丛母不放心，开口问：“那她这种情况是……”

老中医又仔细打量了一下丛容，“脸色比上次好看些了，胃口是不是比以前好了？”

丛容想着大概是总去温少卿家蹭饭，他在无形中就帮她调理了身体，“比以前吃得多了，也规律了，可能是这个原因。”

“嗯，食补是最好的了。”老中医低头开始写药方，“我再给你重新开药，还是要坚持吃，你年纪也不小了，早点调理好，也好早点嫁人不是？”

一句话说到了丛母的心坎上，她笑着回答：“您说得是，就是她自己

老是不怎么在意。”

丛容腹诽，在意，怎么不在意，不在意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又听老中医嘱咐了一番，拿了药之后，丛容和母亲才从医院回来，快到家的时候，丛母拉住她，“我们不回家，去你小姑家吃饭，你爸一会儿也去。”

丛容疑惑，“去小姑家？”

“嗯。”丛母拉着她往后面的楼走，“你表弟回来了。”

“钟祯回来了？”丛容一听到这个消息眼角就开始跳，果然没辜负她的预感，一打开门看到坐在餐桌正中间的温少卿时，她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女人的直觉真的是准得可怕啊！

丛容不知道这个工作日的中午，不过一顿午饭而已，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大家都不用上班吗？

小姑一家，小叔一家，丛容一家，外加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温少卿，一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

钟母招呼母女俩入座后便开始介绍：“这位是钟祯的舅妈，她是钟祯的表姐，这位是钟祯的导师温教授。”

丛容冷冷地扫了一眼旁边努力降低存在感的钟祯，压住心里的惊讶，边伸手去掐钟祯的大腿，边微笑着看向钟母，“小姑，我们认识。”

温少卿也笑了一下，别有深意地开口：“是啊，我们认识很久了。”

钟祯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得扭曲，语气奇怪地补充了一句：“是啊，是啊，很久了……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丛容便掐着那块肉狠狠转了个角度，下一秒钟祯便开始尖叫。

钟母奇怪地看着他，“你瞎号什么？”

钟祯疼得都开始眼泛泪花了，还尽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自然，“没